

主任: 梁兴华
副主任: 彭思慧
编委: 王继超
漆海南

李洪应
王运权
彭洪生
禄亚权
张全富

王继超 著

彝文文献翻译与 彝族文化研究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学研究会/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H217.59/2

编委: 王继超 王运权 禄亚权
漆海南 彭洪生 张全富

王继超 著

彝文文献翻译与 彝族文化研究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学研究会/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光明

封面设计 珑 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王继超著.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5412 - 1257 - 1

I. 彝... II. 王... III. ①彝语 - 古籍 - 翻译 - 文
集②彝族 - 民族文化 - 文集 IV. ① H217. 59 - 53 ②
K281.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3915 号

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创兴彩印厂印刷

850 × 1 168 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数:300 千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000 册 定价:28.80 元

ISBN 7 - 5412 - 1257 - 1/H · 26

作者小传

不知不觉中,为彝文古籍整整译耕了20年,回顾这20年历程,勤苦劳作,如履薄冰,不敢废止责任,虽略有收获,却不乏感慨万千,但最为感慨的还是自己笨鸟先飞的孜孜执著。

小时候,本无啥追求,吃够无文化的苦与受他人家族势力高压而生存危机的农民父亲,以望子成龙的满腔希望来寄托,尽管他老人家以亲鸟哺雏的方式,一边问别人生字,一边强迫本人会读会背《毛主席语录》,借此为本人扫了识字盲,思维充其量也停留在见到老师端一碗纯包谷饭(不夹杂野菜)而心生羡慕或嫉妒而已。长身体时,一年难得一半纯粮,该长知识,读完所谓五年级,至多只得三年级知识。从见识上说,仍未摆脱为一碗纯包谷饭而奋斗的可怜“理想”,读3年初中,除昼夜兼程日行25公里于崇山峻岭之中,懵懵懂懂,2年师范,老师受派战干扰,实际得一学期课上,也还算扎实,即以此等低劣水平滥竽充数,混进了误人子弟的行列。当然在误人子弟者中,本人还远算不上其中的“佼佼者”,幸得初中一同班同学的接济,在他家楼笆上,堆满了学校或相关单位“破四旧”的余烬,在初中的2年间,本人如饥似渴地读完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说岳全传》、《西游记》等“禁书”,以及《三国演义》、《红岩》、《高尔基》等数十本连环画,边读还能边得到一碗包谷饭泡酸菜云豆汤的奖励。初中毕业时眼高手

低,曾萌发过一丝上高中读大学的念头,但很快就被善良的班主任邹老师给指点迷津了,否则恐怕还是脱不了农门。胡思乱想的涂鸦,竟有想当一名画匠(家)的非分之想,1971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为买一盒几角钱的水彩颜料,忍饥渴,受寒冷,脚踏结了一个多月的冰凌往返于40公里的雪途,路见飞禽走兽的灭顶之灾,一路上麂子等动物的血迹不间断的溅在雪地上,水彩没购得,而用拙劣的画笔去记录一些特别印象的理念却加酷了。读威宁师范两年,虽然至多得到一个学期课上,由于不至于贪玩,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里得益非浅,又不知疲倦地学绘画,投于何伊华、何正元两老师门下,学校有所进步不说,在那种年代,生活还备受照顾。人间真情的领略,善即是美的理解,催生的是奋发上进的力量。正是由于这丁点基础,在吃粉笔灰之余,一边杂七杂八胡乱读书,还继续做着当“画匠”之梦,偶有几幅画或参加几省(区)画展、贵州省画展,或在《贵州日报》及《高原》、《草海》、《威宁自治县三十五周年画册》等报刊或册子登出,也自得其乐。恢复高考时,登不上美术学院校一类的大雅之堂,无奈地从画梦中觉醒。1982年秋,终于获取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大专班就读,在已故果基·宁哈老师精神的鼓舞下,在古汉文教授王扶汉先生那里,为他的古汉语水平和魅力所倾倒,开始死读死背《大学》、《中庸》、《论衡》、《孟子》与《诗经》、《史记》、《国语》、《战国策》等的部分篇章;戴庆厦、李廷良、但国干等先生所倾注的语言学、哲学、现代汉语知识营养让本人如饥似渴地汲取。短短的两年,犹贫瘠瘦薄的土地超常地吸收肥料,为珍惜这720天,于是没有节假日星期日、废了午休,挑灯苦读,教室、图书馆,新本故纸,如填饿鸭,终得优异成绩毕业。

在彝族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受本民族浓郁风情与习俗的熏陶,一方面却在进小学三年级后才略懂汉语,从童年到青少年,耳染彝家的曲谷情歌,阿买恩嫁歌,录外结婚歌,恩洪丧

歌,布摩那神秘的解身叫魂调、婚事祝福调、祭神树祀土地神调、大型丧祭的九板十三调;目睹充满战斗气氛的“转秋”,“愚洪呗”,赛马与打秋千的矫健及所散发出的阳刚之气,为之折服,松明火把下听父老们如数家珍般讲述《阿诺楚与阿诺苟》、《阿阻和阿友》、《蛙娶妻记》、《哪狸传说》、《米谷姐》、《娄赤旨睢》、《沾扎阿泥的传说》、《布笃布迪之梦》等,常常为之精彩所打动,心灵亦被其情节所震撼。从用汉字记彝族诗歌之音,到被区政府布置去翻译彝语地名,深感没有本民族文字作支撑而往往事倍功半,无所适从。借报考中央民族学院之机,教学之余,踏上拜师之路,不计泥泞崎岖,乐于翻山越岭,在松明柴火边,在煤油灯下,虔诚求教田布摩、文布摩、唐布摩等彝文先生,20余天,啃下2000余彝文单字,对考中央民院的彝文可谓游刃有余。到了这一步,特别有叹于彝文文献的卷帙浩繁,内容的博大精深,历史积淀的深厚。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进威宁县人大办公室工作半年多,精力放到受刘尧汉教授委托的调查向天坟这件事上去了。调查大大超出了刘尧汉教授规定的范围,同乡亲们一起摸爬滚打,同吃同住,累计3个月时间,取得威宁盐仓、赫章珠市等近20个乡镇分布的上百座独特墓葬的第一手资料。后因彝族老干部老专家的提议,1985年初,本人奉调到威宁县民委古籍办,彝文古籍整理的工作由业余转入专业,1986年初又调到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20年中,曾攀威宁新发窝皮、窝都、手巴岩、观音岩一类让人心慌目眩的悬崖上小路,夜间一两点钟在赫章大坡、韭菜坪一带翻山越岭;进入偏僻边远的彝家村寨,或拜访请教彝文前辈,或调查搜集收录资料;抑或在办公室除了睡觉的时间而外笔耕不停。本人并非布摩子弟,即非科班出身,没有可炫耀的资本,一张白纸而已,惟一能做到的,除一味的笨鸟先飞而外,别无选择,无论是本地区八县(市)收到的古籍文献,还是外省地(市)的文献都一视同仁地苦读,以磨炼原本可怜的基本功。

1988年3月,获翻译(中级)职称,有153.2万字的公开出版成果。1993年9月获副译审职称,至今10余年,整理翻译出版了《彝族源流》、《物始记略》、《彝文典籍目录》等20部,523.2万字彝文文献译者。作为单位,乃至本学科学术带头人,这500余万字,连同标点符号,每书的前言、说明、注释,无一不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出来的。除执笔取得的成果外,领导和主持整理翻译公开出版的成果有《乌蒙彝族指路经》等3部,113万字。为省内外民间文学等三套提供的译作达50万字,在致力于彝文古籍整理翻译之外,还抽空撰写了40余篇30余万字论文,其中有《彝族族源初探》等10篇近9万字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省级刊物或省级出版社出版的集子上。

这些成果,一是获奖率高,如《彝文典籍目录》、《彝族指路丛书》等,分别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国家民族图书一等奖、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二是为中央民族大学等多所本专院校在教学、科研中所采用;三是为10余部公开出版的专著所陆续引用,如中国社科院易谋远等人所著的《彝族史要》、《求实》杂志社总编王天玺所著的《先民的智慧》等,都以大量的篇幅引用了《彝族源流》。正在编写的国家民委所立项的《中国彝族通史》,古代史部分的史料必然出自《彝族源流》、《西南彝志》中,已定稿的编目中,第一编《远古至战国时期的彝族先民》,近50个章与节的取材正是如此。

所取得的成果,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得到各级党政的充分肯定。1999年10月,本人因成果丰硕,贡献突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京参加表彰大会,享受国庆观礼待遇,受到江泽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2年2月,被评为“地区拔尖人才”,多次被作为省管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享受人选,2003年2月被授予毕节地区“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称

号,又以百千万人才工程竞选人等上报。同年12月被授予“毕节地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04年,入选《黔中英才》。单位和个人事迹多次见诸于中央电视台和《贵州日报》等新闻媒体。2002年5月15日,以“典型引路、交流经验、推动发展”为主题的全省民族古籍工作现场会在毕节召开。

本人所从事整理翻译的彝文古籍,其涵盖面广,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军事、天文、历法、地理、民族、民俗、宗教等诸多学科,时间跨度涉及5 000年左右。而发掘、抢救整理、研究翻译的难度大,有着多次语言信息转换的过程,即把古代彝语文信息转换为现代彝语文信息,再把现代彝语文信息转换为现代汉语(中文)过程,有着同一种语言古译今,两种语言思维置换的要素,做到两种语言思维的相互切入与平衡。为此,深入学习翻译理论,在恪守“信、达、雅”、“等值”标准的前提下,借鉴前人创造的成功经验,如林琴南、严复、袁家骅等人的注译式翻译法,光未然等人用的述译法,清代彝族翻译家安国亨、安光祖等人的顺译法,马学良等前辈引进语言学的“四行体”译法。大胆实践,大胆探索,有所创新,针对彝文古籍的特点,通过对“四行体译法”、“述译法”、“注译法”、“顺译法”的借鉴,总结出一种“整体对译法”与“整体译注法”。这就是:深入原文(原文多为诗体,大量存在多句间倒装、上下句互文等现象),整篇意段打腹稿,不拘泥于原文的三五七字对照,句式多样。先篇后段,先段后句调整句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义。在整理翻译多达27卷,254.1万字的国家重点项目《彝族源流》时,采用“四译法”结合“整体对译法”;翻译全国民族古籍重点科研项目《彝族指路丛书》、省重点项目《物始记略》时,采用“三行体译法”与“整体对译法”结合;翻译150余万字的“咪谷系列”和“文献系列”时,采用了同样的方法;翻译《支嘎阿鲁王》、《赛特阿育》时,采用“整体对译法”与“顺译法”结合的方法,

还大胆将两种文字作整段对译的探索。在翻译《摩史苏》时,采用的是“三行体译法”与“整体注释法”相结合的方法。

本人在无工具书,缺参考书的困难条件下,凭着对原文的谙熟,校勘整理、修复文字、原文注音(正音),考证订正,面对程序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做到得心应手,同时不断更新知识,加强边缘学科建设,解决了既是古籍整理,又要多次地把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信息进行转换;解决了将古代彝语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许多疑难问题;解决了既是古籍整理,又要语言翻译的两大任务合为一体的问题。尤其是“整体对译法”的成功总结与应用,无论是本人执笔翻译的成果,还是指导带动下翻译的成果,主持领导下翻译的成果,在全国同行中都是经受得起检验的。

20年来,翻译之余,在报刊或专集中陆续发表了20余篇彝文文献翻译与历史研究文章或书评等。尤其20余本译著上所撰写的前言、说明、序跋类文字署为编者编委一类模糊名,既难文责自负,又难免不被剽窃,为正名,将它们收集为同一集子出版,略为增强著作权意识而已。

目 录

作者小传	(1)
------------	-----

彝 史 探 微

彝族源流初探

——兼论彝族文字的历史作用	(3)
略论彝族的形成与彝族历史发展的六个重要时期	(14)
论古夜郎是以彝族为主体建立的方国	(25)
“夷濮阻城”中的濮、夷源流管见	(39)
彝族先民的形成和在云南西部的活动	(53)
从彝汉文献的记载看滇的族属	(62)
奢香与安坤的历史抉择	(69)
奢香的思想对后世孙安坤的影响效应	(77)

文 化 寻 踪

彝族古代“蔺”政权探析	(85)
黔西北古乌撒部彝族“向天坟”调查	(93)

彝族古乌撒“向星”墓葬考	(112)
关于“六祖”分支前的彝族谱系认定	(124)
威宁赫章部分彝族“能彝”调查	(130)
贵州威宁牛棚禄氏土目祭祖叙谱仪式琐录译注	(140)
从彝族文献和习俗中看彝族原始宗教	(144)
浅析彝族古代宗法制及其伦理思想	(151)
浅谈彝族军事的一些特点	(159)
彝文古籍的彝民族认同	(164)

经典评介

《彝族指路丛书》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179)
彝族《指路经》的彝民族认同及价值探析	(183)
生存文化的载体 诗歌艺术的瑰宝 ——彝族古籍中的“咪古”	(192)
《阿诗玛》中的若干典故考释	(199)
彝族古籍《物始纪略》一书的价值评价	(207)
祭祀土地神及其经典	(213)
独具特色的黔西北彝族嫁歌《阿买恩》	(226)
贵州彝文文献木刻版珍藏孤本《摩史苏》	(229)
黔西北彝族古代绘画概略 ——为《黔西北彝族美术》而作	(233)
彝文概述 ——为《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而作	(242)

译 著 序 跋

《彝族源流》前言	(247)
《物始纪略》(第二集)前言	(284)
《物始纪略》(第三集)前言	(291)
《益那悲歌》前言	(298)
《曲谷走谷选》前言	(302)
《曲谷精选》前言	(305)
《苏巨黎咪》说明	(308)
《赛特阿育》说明	(313)
《乌鲁诺纪》说明	(315)
《支嘎阿鲁王》前言	(317)
《估哲数》说明	(320)
《彝族美术》前言及解说	(323)
《诺泓曲姐》前言	(334)
《乌蒙彝族指路书》前言	(339)
《阿诺楚》前言	(344)
《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前言	(348)
《支嘎阿鲁传》前言	(355)
《彝族源流简明读本》序	(362)

人 与 自 然

旅游大区民族文化的切入思考	(367)
---------------------	-------

夜郎罗布大石林奇观	(370)
贵州屋脊上的古生物化石王国	(374)
独具特色的彝族剪纸工艺	(378)

附:

与古籍共舞

——记全区“有突出贡献知识分子”获得者王继超	(383)
------------------------------	-------

彝史探微

彝族族源初探

——兼论彝族文字的历史作用

一、彝族的族称和历史阶段

彝族的族称解放后统一用“彝”字,最早用“彝”字作彝族族称的是清道光《沾益州志》。彝族在各地的自称或他称多达数十个(参见《彝族简史》)。多数自称或部分他称的第一个字的声母大部分为 n(ɳ) 或 l,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为 sh 或 ch、t 等。n(ɳ)、l 是族称,sh、ch、t 为亚族称。亚族称是由人名演变为家支(族)名,再演化为支系名。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夷”有时泛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有时专指彝族。汉文文献中的“夷”实为彝族自称 ne 或 nɿ“尼”的同音异写。“夷”、“尼”、“宜”在古汉语里同读一音,“夷”与“尼”、“宜”读音相近。都能作彝族古代自称 ne 或 nɿ 的记音字。彝族历史上自称“尼”可能始于尼能时代,再迟也绝不晚于道姆尼时代。道姆尼是希慕遮的 19 世孙,即笃米《仲牟由春秋末期人》的 19 代祖,由笃米的谱系往前推 15 代,可推断出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10 世纪。

综合川、滇、黔彝文文献的记载分析,彝族已有万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哎哺——尼能——什勾——米靡——举偶——六祖这样几

个重要时代,六祖时代迄今也有2 400余年。

哎哺时代是彝族历史上的重要时代,是彝族基本形成与完成古代文明进程的时代,又是号称“九十代”的漫长历史年代。《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载:哎哺初期的氏武吐(或作史慕魁)发明哎哺中期的哎君、哺王创立历法、哺额克时兴起农耕、畜牧,够斯艺(委师颖、恒师颖均是一个人)创造并使用了文字,哎哺民族的大部分部落都在“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眼看手来写”,“描绘九星野,画天上星图”,“写卷卷天文,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哎哺举奢哲,深思后发言,不停地讲述……恒颖阿买妮,不停地书写,九十卷贤文,留传在世间”。据此推论,在哎哺时代,彝族在进入古代文明阶段并完成了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的历史进程。到了希慕遮时代,彝族确立了父系社会。尼能至六祖时期,是各种制度形成和完善的时期。当时以盟主、宗主或霸主的形式进行统治,其最高统治者号称“米”(米、慕、姆含有帝或天、天子之义),互相继承取代,此种制度延续到笃米(仲牟由)时代。其后的“六祖”分支“打破了先前的制度”。从此,彝族的部落不断地分衍发展,形成了“部落林立”、“君长什数”、“王侯颇知文书”的局面。

二、彝族的族源与彝文及其“南北文字之路”

从川、滇、黔各地彝区保留的文献上看,彝文字形字体没有差异,只是书写风格有所不同。由于方言差异,字的用法不尽一致,所记录的文献却是一致的,若非彝族在历史上有过统一时期,使用过统一的文字,相互被隔断往来千年以上的彝族在各地保留相同的文字、记载一致的文献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两千多年来,彝族的文字和彝族的社会一样,停滞不前,不但不发展而且出现倒退现